

毒奶醜聞將注意力引向中共

【明慧記者綜合報導】中國許多省市大批嬰幼兒食用了含有三聚氰胺有害物質的三鹿牌嬰幼兒奶粉後發生腎功能衰竭，腎結石，甚至死亡。中共衛生部表示，全國共有 52857 名嬰幼兒被送到醫院接受診治，其中 12892 人需要住院。網民指出，實際數字比這個高的多。一週來，歐盟、美國、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等相繼就中國大陸毒奶事件表達關注，要求中共解釋為何問題奶製品事件發生後，沒有作出應有的公佈。

三鹿集團的海外股東——新西蘭恆天然 (Fonterra) 合作社集團在 8 月 2 日確信奶粉有毒後就立即通知河北省當局和三鹿集團，要求全面回收三鹿奶粉，但遭到河北省中共當局拒絕。新西蘭總理不得不向中共政府施加壓力，才使這件醜聞被揭開。

「三鹿」牌奶粉是中國奶業的第一品牌，銷售量十幾年來穩居市場第一，中共當局每天說三鹿集團是質量第一的，檢驗部門就有 1000 多道關，是國家「免檢」產品。「三鹿」奶粉爆出添加三聚氰胺後，竟然沒有一家其他奶製品廠家敢於聲稱「我的產品沒問題」。果然，普檢之下，除了進口品牌，幾乎所有中國著名廠家的產品均有三聚氰胺，連酸奶、鮮奶甚至冰棍、雪糕裡也有。很明顯，這早已不是一個企業的問題。

各界評論

共產黨以流氓暴動起家，以強施「假、惡、斗」維持至今。

善惡顛倒、以錢權為本的洗腦已成社會毒瘤之根，在全中國無微不至的癌變、擴散。層出不窮的慘毒食品醜聞引發許多人士多層面的震動和思考。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教授丁學良接受 BBC 中文部採訪時指出，毒奶事件極大的損害了海外華人對中國產品的信心。

英國廣播公司 9 月 22 日在一篇題為「毒奶風暴」的評論中說，「光鮮亮麗的兩個奧運會還沒有結束，中國就爆出了『毒奶粉』事件，舉世皆驚。數名嬰兒已經死亡，因此患腎結石的兒童數以千計，這遠不是最終數字。」

這篇評論引述近日中國網上流傳的一個帖子：「從大米裡我們認識了石蠟；從火腿裡我們認識了敵敵畏；從鹹鴨蛋、辣椒醬裡我們認識了蘇丹紅；從火鍋裡我們認識了福爾馬林；從銀耳、蜜棗裡我們認識了硫磺；從木耳中認識了硫酸銅；今天三鹿又讓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學作用……外國人喝牛奶結實了，中國人喝牛奶結石了！」

評論說，這個帖子的題目貌似調侃：《中國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學掃盲》，然而這卻是令人悲憤的事實，據網民統計，近 10 年來被公開報導的人為污染的食品，至少有 60 種之多，像「洗衣粉豬肉」、「避孕藥甲魚」等等不一而足。因輝煌的奧運會而沉醉的中國民眾，一夜之間開始為自己身體裡究竟攝入了多少有毒物質而惶惶不可終日。

特權階層特供秘密



圖：五萬中國嬰兒因食用有毒奶粉患病，成都一家醫院門前擠滿了帶孩子的家長。

與此同時，有大陸網民在各論壇貼出一篇題為「祝詠蘭主任在中央國家機關特供產品授牌儀式上的講話」一文，披露了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如何為中共當局的特權階層準備高安全和高營養有機食品的細節。另據中共官方媒體報導，受「特供」的還有參加奧運、殘奧的外國運動員們。9 月 17 日，國務院新聞發佈會稱：供應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的所有乳製品均未檢出三聚氰胺。

據知情者報導，北京人比較熟悉的特供奶是三元品牌。三元在這次牛奶質量大檢測中，百分

之一百的合格。北京人喜愛三元，不僅因為三元是地方產品，重要的是三元奶製品等，是中南海、人民大會堂宴會廳的座上賓。

在日前各網站和論壇廣泛流傳的「祝詠蘭主任在中央國家機關特供產品授牌儀式上的講話」一文中，祝詠蘭說：「被甄選為『中央國家機關特供』產品的著名品牌有十幾個。」甄選「中央國家機關特供」產品條件非常嚴格，要求重點在其「安全性」和「營養性」。在生產加工過程中，不使用化肥、農藥、生長激素、無污染，不使用化學添加劑、防腐

劑，不使用基因工程技術……有一項不達標就不能入選為特供產品。

早在去年就傳出當局為了供給奧運而拒絕用備用血漿給中國老百姓治病的案例。此外，「奧運豬」在去年也曾經成為關注焦點，當時人們還在憂心於豬肉價格暴漲時，傳出中共當局正在秘密飼養高質量高成本供運動員食用的「奧運豬」，激起了中國人的強烈反感。

社會經濟學家程曉農說：「為了諂媚國際社會，中共無意中將食品特權化公開化了，這再次說明它們的愚蠢。」

丈夫第十次被綁架 妻子第四次被勞教

【明慧週報訊】2008 年 6 月 29 日下午 5 時許，遼寧義縣國保大隊長姜成、副大隊長劉海志和指導員王寧帶領全隊警察馬建、畢建國、周化來、馮衛東等七、八個人，乘兩輛黑轎車，闖入義縣法輪功學員張殿國家中，不由分說的把剛從錦州買藥回來的張

殿國（張在家中開個人診所）和家人郭桂香，強行綁架到義縣看守所。隨後進行抄家。

6 月 30 日早上 6 點來鐘，國保讓張殿國和被拘留在看守所的四個人去洗車，張殿國乘機走脫，從此他開始了有家不能回的艱辛生活。這是張殿國九年來第

十次被綁架。而張的妻子郭桂香被劫持到瀋陽馬三家教養所非法勞教。這是郭桂香九年來第四次被非法勞教。

九年來，張殿國和妻子郭桂香，只因堅信法輪大法，便屢次遭到綁架、拘留、非法勞教和被勒索近六萬元的經濟上的迫害。

油站副經理在「法教班」內遭暴打

【明慧週報訊】湖北省武漢市大法弟子盧晉，被劫持在謀家磯所謂的「法教班」內遭受迫害已經一個月。盧晉因不放棄自己的信仰，而遭惡人暴打。施暴者有江岸區 610 頭目胡紹斌及司機兼打手鄧啓和。

盧晉是中石化長江燃料武漢分公司漢陽新五里油站副經理，2008 年 8 月 18 日晚 6 時左右，在漢陽五里墩被五里墩派出所不法幹警綁架，後又轉到盧晉戶口所在地——江岸區大智街派出所。

當晚，大智街派出所又將盧晉劫持到江岸區謀家磯所謂的

「法教班」強制洗腦。這期間一直未通知其家屬。

兩天後，焦急萬分的盧晉妻子懷抱不滿週歲的嬰兒和父母到謀家磯洗腦班要人，但大門緊閉，值班人員惡狠狠的趕他們走，並威脅說，不走就打 110 抓人。其妻要求見丈夫一面，也被無理拒絕。

9 月 14 日，本是萬家團圓的中秋節，盧妻再次到洗腦班要求見丈夫一面，毫無人性的惡人仍然拒不放行。盧晉的兒子還是襁褓中不滿一歲的嬰兒；他岳父在 9 月 5 日又被確診為腦部惡性腫

瘤，一家人都急需他照料。盧晉的妻子因哺乳嬰兒無法工作，經濟上全靠盧晉的工資收入。

盧晉被綁架至今一個月，他家人均未見過盧晉一面。在家庭遭遇這種雙重困境下，江岸區 610 非法組織設立的所謂「法教班」，不但不放人，繼續非法關押，還不讓家屬見上盧晉一面。

這個所謂的「法教班」位於漢口偏僻之地，靠長江邊上，原是武漢冶煉廠子弟小學，在 2003 年改成了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窩，中共人員種種非人性的邪惡行徑在這裡上演著。

嚴小平被成都市金牛區法院誣判三年

【明慧週報訊】原四川省德陽二重廠程序員嚴小平於 2007 年 11 月 14 日被成都市國安局、公安局、金牛分局、營門口派出所所在營門口一小區綁架。2008 年 9 月 8 日嚴小平被金牛區法院非法誣判三年。

嚴小平妻子和母親也修煉大法，妻子楊紅英從楠木寺女子勞教所出來後又被反覆迫害致精神失常，至今尚未完全康復，而且妻子沒有工作，家庭較為困難。

同時，國安、國保等還妄圖非法抓捕走脫的大法弟子劉應

旭，對其家鄉的父母和遠在北京打工的妹妹也進行騷擾，特別對於他們曾經合作過的一家公司，也以各種藉口反覆騷擾，影響其正常經營，迫害善良民眾。

奧運期間馬三家的酷刑迫害

【明慧週報訊】2008 年 7、8 月份，中共奧運期間，遼寧省瀋陽馬三家教養院加劇了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教養院惡警使用電棍、抽刑、烈日曝曬、搗耳光、毒打等手段折磨堅定的法輪功學員。

在馬三家黑窩裡，瘋狂的惡警失去了人性，用慘無人道的「抻床」迫害法輪功學員。此刑用兩張床把人夾在中間，手被分別銬在兩張床上，然後把兩張床同時向外拉，法輪功學員被抻的一聲聲慘叫。惡警邪惡的說：「用這方法把筋抻壞了，不能動，表面上還看不出傷。」

6 月 29 日，東港的滕志娟、關麗英、董勝娜、張淑霞，被崔紅、黃海燕、張軍、張作慧等惡警吊起來抻，手被抻腫，幾天都不好使，同時搗她們的臉。

丹東法輪功學員劉桂芳被惡警用電棍電，臉被打的變了形。

王曉雲被罰在烈日下曝曬，腿被惡警打得不能動，腰直不起來，無法去食堂吃飯。

教養院伙食極差，給法輪功學員吃的餅子又黑又臭，大米飯裡還有老鼠屎。每逢上面來檢查時，教養院弄虛作假，讓所有的學員白天去勞動，晚上回來打掃衛生，把行李都搬到廁所裡去存放。

在馬三家被非法關押的堅定的法輪功學員，惡警不准家屬探視，有的家屬去幾次都不准見。

目前法輪功學員盛連英、周慧敏還在被繼續折磨，周慧敏 7 月 27 日冤獄期滿本應被釋放，卻被非法超期關押，至 8 月 14 日還不放人。鳳城法輪功學員吳娟 7 月 28 日到期，也被超期關押至今。

女醫生被劫持至馬三家

【明慧週報訊】遼寧省撫順市順城區河東的大法弟子劉軍美，2008 年 6 月 29 日在醫院工作時間被綁架，非法關押在撫順南溝拘留所，於 7 月中旬被送至瀋陽馬三家教養院，非法勞教兩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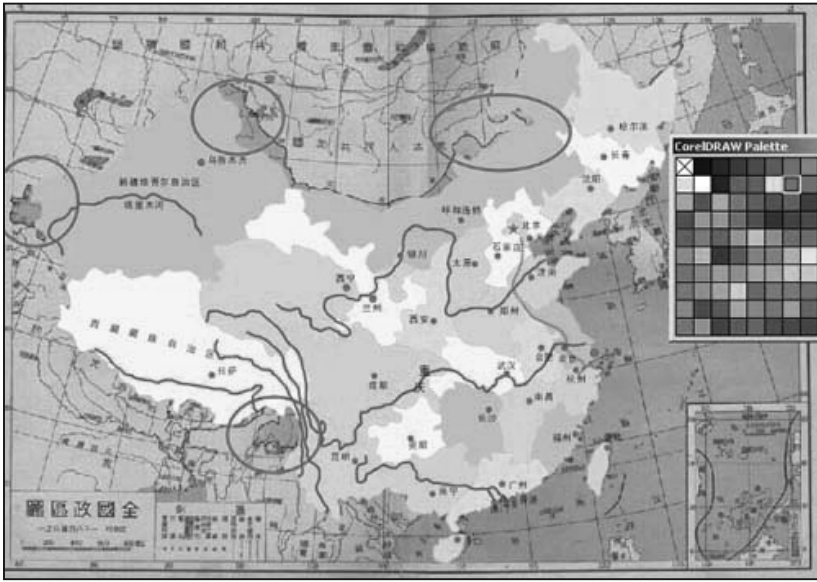
劉軍美是一名醫生，專門搞 B 超透視的。在被綁架之前在撫順市北台區一家私人的醫院裡上班。每月有一千多元的收入，工作的也非常的順利，而醫院的領導也能理解劉軍美的一些情況。在工作之中，她與醫院中的一名職工有點矛盾，而被那個職工，

將劉軍美學大法的情況舉報了，就這樣劉軍美被綁架了。

劉軍美的家中有四口人，丈夫、孩子，還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婆婆。

家中四口人生活的很好，在九九年中共迫害大法之後，劉軍美和她的丈夫羅建峰，因為大法被迫害去上訪，而被中共迫害，將他們倆口子的工作開除。

丈夫因躲避迫害而流離失所，劉軍美如今又被非法關押在教養院裡。而家中只剩下孩子和一個老婆婆，艱難的度日。



中國1952年地圖和現在地圖的迭加清楚地顯示了中共出賣和喪失的大片領土



現在的中國地圖

是國慶還是黨慶（三）？

文/劉勁松

（接上期）

前黨魁江澤民出賣國土百萬平方公里

1999年12月9日和10日，江澤民在北京與來訪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秘密簽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關於中俄國界線東西兩段的敘述議定書》（以下簡稱《議定書》）。

眾所周知，中俄邊界近百年來紛爭不斷，60年代甚至曾為此爆發戰爭。如果《議定書》真的一勞永逸地和平解決了中俄邊界的百年糾紛，那麼可以說這是一個功蓋千秋的大事，一向好大喜功的中共，絕不會錯過這個大大露臉的機會。

但是，1999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中關於這個《議定書》只有一個一百字的簡短介紹。在江澤民委託庫恩寫的《江澤民傳》中，對這樣一件關乎國家民族的大事甚至連提都不敢提。

原來這《議定書》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賣國條約，中間隱藏著驚天黑幕。

《議定書》出賣給俄羅斯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寶貴領土，相當於東北三省面積的總和，也相當於幾十個台灣。這其中既包括按國際法無效的、中華民國以來歷屆中國政府不予承認、沙俄依靠武力脅迫締結的不平等條約《璦琿條約》、《北京條約》等所劃歸俄國的土地永久歸屬俄國，更包括不平等條約都沒有締結，理當歸屬中國的被強佔的大片土地

被劃歸俄國，如1953年聯合國大會表決裁定為中國領土的唐努烏梁海地區（約17萬平方公里，相當於貴州省面積）；又如連不平等條約《璦琿條約》都承認是中國領土的江東六十四屯（3600平方公里，相當於香港面積的3倍多），以及自金代開始即歸中國管轄、在《中俄尼布楚條約》中明確劃歸中國的富含礦藏和石油的庫頁島（7.64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兩個台灣面積）。

而中共出於維護自身統治的考慮，即使在江澤民下台後仍然多方掩蓋此一關係民族大計的重大醜聞。這樣一個在關涉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一貫將其一黨私利置於國家和民族之上，甚至公然出賣民族利益的政黨，有可能真正為人民和國家的利益著想麼？

一個典型的角色錯位現象

文/歐陽明

說起中共迫害法輪功的事情，有人對迫害不感興趣，對中共的邪惡也不願（或不敢）多說，反而很熱衷於對法輪功大發議論，這不理解，那不合適，從而為中共迫害善良作背書。這是一個典型的角色錯位現象。

是不是參與了政治，要不要繼續修下去，那是法輪功學員自己的事，自己要去衡量為了停止迫害而去揭露中共、講述真相是不是在搞政治。如果有人不理解而放棄了修煉，那也是一個自己選擇的過程，正法修煉本來就來去自由。

作為旁觀者，對每個人來說，關注的應該是「真善忍」究竟意味著什麼，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究竟有沒有傷害他人？背對真善忍，等於忽視了問題的最大關鍵。即便被迫害的人真有問

題，這問題是否構成犯罪？是否應該歸罪法輪功？是否所有的法輪功學員都同罪？人命關天，這些問題都是不能忽視的。

當人為中共迫害強詞奪理的時候，那種對法輪功的指責，往往是經不起推敲的。大家知道，辦媒體並不違法，搞政治也不違法（雖然法輪功學員並沒有為了政權而「搞政治」）。只要沒有背離社會的法律環境，法輪功學員如何作為，那都是法輪功學員自己的事。你可以不理解，甚至不贊成，但是，這不能作為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理由。如果因為你不喜歡或不太理解，就容忍中共的肆意迫害，那天下還有公理嗎？什麼叫良知呢？

中華民族是否擁有好的未來，這不取決於中共，而取決於中國人自己的選擇。不妨說，目前一部份中國人生活境遇的改善，是中國人自己造成的，如果

非要說與中共有什麼相干，那就是中共失去了對中國人的絕對控制所致。說到底，信仰真善忍無罪，這個世界多一份「真善忍」，就少一份「假惡暴」。假惡暴的橫行對任何地區、任何社會都是致命的毒害。法輪功有沒有受到中共的迫害，這才是人們應該關注的；如何幫助法輪功去制止這場迫害，才是有良知的人們應該去做的。而理解不理解法輪功的理論並不重要，修煉的理本來就不是大眾化的，只有真修者才能理解修煉的內涵。

憲法規定信仰自由，沒有說一定要先認同了法輪功的理論，才能去反對這場迫害。無論出於什麼理由，不辨正邪，對任何人來說都是有利的。良知寶貴，不管中共承認不承認，維護自己和別人的良知，這才是每個人的重要角色。

三言兩語 換個角度看問題 中國人能否養活自己？

中國歷來是一個大國，人口歷來居於世界榜首。在漫長的歷史上，中國曾經出現過饑荒。導致饑荒的原因，大多是蝗災、洪災、地震、戰爭等。大多數時期，尤其和平時期，中國民眾豐衣足食。沒有外援，也無需外援。這說明，中國歷來自給自足，中國人能夠養活自己。

在1949年以前的和平時期，中國從未發生因政府行為不當而導致的饑荒。1949年之後，中共執政，在既無外患也無內亂的和平年代，卻爆發「史無前例」的大饑荒：數千萬人被活活餓死，超出中國歷史上死於饑荒人數的

總和。創造了中國歷史記錄，更打破了世界歷史記錄。

這不是天災，竟是人禍！中共窮兵黷武，狂支軍事工業，又死撐面子，大舉援外，硬是搗盡了老百姓的活命糧。更有甚者，毛澤東鼓吹「以階級鬥爭為綱」、批判「唯生產力論」，惡意阻撓民眾發展經濟的願望。民眾僅有的一點私產或自留地，都被當成「資本主義的尾巴」，予以割掉；民眾自發的一點小買賣，都被當成「投機倒把」，予以掃除。作為政府，公然限制經濟發展，中共是歷史上的第一個。

中國淪於一窮二白，中共卻藉口「中國人口太多」、「難以發展」，為自己開脫。毛澤東死後，迫於國內外壓力，中共開始恢復生產，接受外援。1979至2006年，中國不得不接受世界糧食計劃署連續26年的糧食援助，這也是中國首次和最長一次接受外來糧援。民眾逐漸回復溫飽，但貧困人口依然不少。此時，中共卻又自我貼金，吹噓自己「了不起」，「解決了13億人的吃飯問題」。（摘自陳破空《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

誰有資格「賣國」？

文/歐陽非

在中共挑起的紐約法拉盛圍攻法輪功學員的事件中，中共幫兇氣急敗壞之下用「賣國賊」來誣蔑無權無勢的法輪功學員，很嚇人啊。

「賣國賊」是什麼呢？拿國家和家作類比，「賣國賊」就好比「敗家子」。

要當敗家子，有兩個條件，第一，這個人要擁有家產的支配權；第二，這個人不務正業，吃喝嫖賭，把家產給輸掉了。具體的說，只有做東家的，或者是東家的後人，才有資格做「敗家子」。在東家幹活的長工，不管在外面講了多少東家的「壞話」，是不會有人說他是「敗家子」的，這不是大家不忍心，而是他實在是沒條件做「敗家子」。

同樣，在當今的中國，「賣國賊」也不是人人都可以當的，也要有敗家子的那兩個條件。出賣領土，出賣資源，出賣主權，這些事關國家利益的大事，在現在的中國來說，什麼人最有資格呢？只有壟斷一切資源的中共及其利益集團。

大街上賣「茶葉蛋」的老阿姨，一不能跟外國簽什麼協議

出讓領土，二不能向外商收什麼支票去賣礦山和地皮，三不能下命令調動什麼軍警去鎮壓同胞，你說老阿姨憑什麼去當「賣國賊」？

長工曝光東家幹的那些吃喝嫖賭的爛事，也許是丟了東家的丑，但是，那是東家自己幹了醜事造成的。長工沒有敗誰的家，恰恰是吃喝嫖賭的東家在敗自己的家。

法輪功學員向國際社會揭露中共對中國百姓的迫害，也最多是給中共（而不是中國）丟了醜了，而這個「丑」也正是中共自己幹出來的。揭露中共，是為了中共不再做惡，是為了中國人民能不再遭受中共的傷害和損失，是真正的愛國者。說他們「賣國」？他們什麼國家資源和主權也支配不了，能賣了哪個國呢？

在大陸民眾中流傳的那些發人深省的言論，比如：「把GDP留給中共，把財富帶走」，「犧牲土地、資源、環境和後代的生存權利，為西方發達國家做貢獻」等等，都是中共利益集團同海外勢力勾結進行賣國的直接後果，更別提中共幹的那些為了讓外國元首說幾句給自己臉上貼金的話，而不惜出賣國土和主權的醜事了。



一年長三歲？

「你確信自己是16歲嗎？」「我就是16歲！」這是西方記者同中國體操奧運隊員何可欣在新聞發佈會上的對白。「去年13，今年16」的年齡之爭成了北京奧運會國際媒體關注的一個焦點。

「去年13」來源於中共官方媒體2007年第六屆「城運會」的報導。「今年16」的根據則是何可欣現在的護照。平心而論，誰真誰假呢？作為地方運動員參加「城運會」，應該沒有理由去造假。恰恰是「13歲的何可欣」（《新華社》和《人民日報》以及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語）在城運會上的出色表現，成為體操新星，引起了備戰奧運的國家隊教頭的注意之後，為奧運開路（16歲成年後才被允許參加奧運會），更有可能在護照上動手腳。

不管是假的13歲還是假的16歲，總有一個是在造假，造假的不是孩子，而是中共的國家級單位，是國家級的造假，造的都是「國假」。

中共造「國假」的特點就是：它能夠控制一切國家資源，控制一切國內媒體，能夠操縱造假的各個環節，能夠用新的假不斷的去掩蓋舊的假，這種造假的「系統工程」讓你很難調查。

報導過「13歲的何可欣」的記者可以出來道歉，說過「13歲的何可欣」的體育總局局長可以上電視反悔，多年前的接生婆可以出來作證是1992年接的生，清楚的記得那天還打了個響雷呢，幼兒園的老師，街坊鄰居等都會

在報紙、電視上描述這孩子是如何在92年生出來的……鋪天蓋地一宣傳，不信的人，也就全都信了。就是有知情人想出來戳開畫皮，一是不敢，二是也沒有地方讓他去說啊。

如果有人要去獨立調查年齡，哈，你那是干涉中共內政，你是有雙重標準。更甚者，還會以維護「國家利益」的名義組織海外的「愛國華人」起來抗議西方社會對中共的不公，對華人的侮辱。

而在對法輪功的迫害中，不就是這種「國家級造假」的極致表現嗎？迫害剛開始，所有的國內媒體都開足了馬力誣蔑抹黑法輪功，什麼自殺、自焚、不許吃藥死了1400人；另一方面又封鎖互聯網等真實信息的來源、燒燬法輪功書籍（因為書中清楚寫著修煉法輪功禁止殺生、自殺，也沒有要求不能吃藥）。但是很多民眾並不了解法輪功，所以只能聽信了中共的一面之詞。

然而在海內外的法輪功學員不畏生死的全力講真相中，已經打破了惡毒的謊言工程，特別是《九評共產黨》問世四年來，讓很多人徹底的看清了中共假惡暴的本質，中華民族正在進行著退黨自救的精神覺醒運動（目前已有超過4200萬人退出了黨團隊）。相信在沒有中共的未來，中華民族會回歸到對「真」的崇信，「造假工程」將徹底遠離我們這個國家。

憂鬱症患者走出陰霾

文／台灣大法弟子

在台北陽明山教師中心旁的一家小吃店，其芋頭米粉讓客人讚不絕口，甚至不遠千里從中南部上來，就為了再吃一次。看著活力充沛的老闆娘張簡雅惠忙進忙出的，有誰知道她從前可是個躁鬱症患者加上輕度憂鬱症，甚至腳步沉重到幾乎無法行走呢？

「從前就是壓力大，教育孩子的壓力、家庭的壓力、還有店面的壓力，我整個精神很緊繃，一點小事我就會大發脾氣，我的孩子感受最深了，因為他常被我罵。」張簡雅惠說。

張簡雅惠在各方面壓力持續增加的情況下，又與家人起了小吃店利益上的矛盾，爆發了精神上的問題——重度躁鬱症加上輕度憂鬱症，精神上的疾病導致生理上的不適，張簡雅惠在當時走路都倍感壓力，她形容那時候真的是心力交瘁。「那腳啊，就像是千斤重，連抬一步都困難，短短一百公尺，我要走十分鐘。那時候每天早上還要送孩子上學，真的是很痛苦！」

在身心煎熬的情況下，張簡雅惠對先生說想練氣功，來逃避這種痛苦，或許是發出的

這一念，張簡雅惠的人生轉折由此降臨。

「那時候受不了了，跑去看人家當時介紹的有名的中醫師胡乃文，胡醫師看了我的情況之後，開了幾帖藥，又很好心的推薦我學法輪功。我那時候不知道這是什麼，但我記了下來。後來有一次路上遇到一位剛煉完五套功法、正要回家的法輪功學員，這才開始了我的修煉路程。」

「開始煉功之後，最大的感受就是身體變輕了、腳也變輕了，就像《轉法輪》裡寫的一樣，全身輕飄飄的，而且我的身體更有活力，體力更充沛，常常可以忙了一整天之後還不累；不像以前，因為身體差、體力不好，做事做到一半就因為身體不舒服而發脾氣。我真的覺的整個人煥然一新。」

修煉之後的張簡雅惠，懂得用更包容的心看待週遭事物，明顯的，家裏的爭吵少了，糾紛減少了，先生也明顯的感受到抱怨變少了。整個環境沐浴在一股祥和的氣氛中。張簡雅惠感謝說：「我的人生得以從新開始，都是法輪大法所給予的！」



新西蘭法輪功學員 應邀到小學教功

【明慧週報訊】近日，新西蘭羅托魯阿市小學 (Rotorua Primary School) 邀請法輪功學員連續五週到學校教授五套功法。此學校多為原住民毛利兒童就讀。學煉法輪功後，不少學生感到有能量通過，學校老師也表示感覺太美好了。

文／大法弟子

高中時期，我常在想我是誰？我從哪裏來？到底什麼是真正的我？這些疑惑一直放在我心裏，我也不敢跟同年齡的同學說，由於自己也有敏感體質，晚上睡也睡不好，這些事情甚至快影響到我的生活作息。

感謝的是我於2003年得法，當初正從高三畢業，記得當時從叔叔那接到《轉法輪》這本書時，珍惜的不得了，回到家連夜看書，只花三天，我就很高興的將《轉法輪》看完，我的迷惑便從書中慢慢解開！並且開始上網自己下載五套功法錄像，自己學煉，就重複看著螢幕的動作自己學煉，要感謝師父，因為我就這樣學會了五套功法，由於我從叔叔那得知還有新經文，所以我又相當高興的，在一個月的時間把書看完，書的內容不斷的衝擊我，讓我瞭解真理，那年的暑假是最充實的。

上大學了，好多生活上的刺激，物質外

彎

在的誘惑，社團生活，一些常人職務，漸漸的讓我沒有正視大法，沒有實修，偶爾才讀《轉法輪》，雖然在心裏頭總惦記要多學法，可是總是沒有明明白白的做，而我又沒有積極的走出來與同修一起學法，這是我犯下最大的錯誤呀。

我就這樣浪費了大學四年的時間，直到最近趁著找工作的空檔，才真的從新讀過《轉法輪》及新經文，當我每多看一點時，卻都有猛醒的感覺，其實師父一直都在身邊，沒有放棄過我，而我卻浪費了四年的時間，沒有做好該做的事，這樣繞大彎的事情真的不能再發生。且修煉這件事，並不會因為年紀輕而變得不嚴肅，年輕同修真的不可有常人得過且過之心態。

真的覺得大法好的人，一定要繼續堅持下去，不要繞了個大彎，才後悔莫及，稍縱即逝，如果身邊有這樣的人，請拉他一把，因為時間過了就沒了。

從新修煉大法 重病自癒

文／山東大法弟子

我是山東省蒙陰縣桃墟鎮人，一九九八年春學煉法輪功，知道法輪大法教人向善，強身健體。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當時沒有想到中共會製造謊言，所以在中共人員非法入戶不讓我學法及抄走大法資料時，我被迫寫了保證不煉了。那時還荒唐的認為自己做的對：身為一個國家的公民，就得聽政府的。因此我完全離開了大法。隨後聽到、看到的全是對法輪大法的誹謗。

那幾年我在迷茫中，活得很累，身體也不好，特別是幾位親人的離世，讓我感到人生苦短，人的生命太脆弱了。

到了二零零二年，我的身體越來越差，三十幾歲的人，竟然一身毛病。胃疼、腹疼、頭暈、乳腺炎等，特別是又添了一種無名的病，發作時心跳加快，痛苦無比，甚至昏迷，去醫院也查不出來，感到生不如死。醫院、巫婆都看過，成了藥簍子，也沒治好。丈夫嚇得趕緊給我買了保險，家人和我整日提心吊膽。

二零零三年夏季的一天，是我永世難忘的日子。記得當時我被病痛折磨的三天三夜合不上眼，什麼也吃不下，就在我極度絕望的時刻（當時是後半夜三點多），我突然想起了慈悲的師父和久違了的大法，我百感交

集，淚流滿面，悔恨這幾年一次次有病，去醫院、找巫婆，為什麼沒有想到能改變命運的法輪大法？法輪功學員們也勸過我，我也曾檢到真相資料，可我不往心裏去，好像完全被封閉了。此時我決心從新開始學法煉功，因為我徹底明白了，光聽中共的，有病了它可不管你，況且醫學不是萬能的。此時丈夫也沒反對我學法，雖然中共鎮壓還很瘋狂，只要學法煉功就會面臨被抓、被打、被罰等各種迫害。可有病了沒辦法，命都沒了，何談安全。這樣在家人支持的情況下，我充份利用一切空餘時間學法煉功，身心變化極大，至今針、藥未用一次，再次體驗到了無病一身輕的幸福，更深深體會到了師父的慈悲救度之恩。

我的人生觀徹底改變了，也理解了為什麼大法弟子官位、工作可以不要也要學大法，不顧個人安危去講真相。因為一個真正學大法的人他所感受到的大法的美好別人是無法想像的，並且他知道無論是誰，如果不明白大法真相，善惡不辨，甚至站到邪惡一邊助紂為虐，他面臨的命運是很危險的。所以無論多難，大法弟子們都會義無反顧的給世人去講大法的美好，中共惡黨的邪惡。就比如一個善良的人知道某個地方有陷阱，他會想方設法去跟人講，聽不聽、信不信，那就是個人的選擇了。

文／大陸大法弟子

身為一名二十多歲年輕未婚的大法弟子，自己在色心方面也歷經困擾，曾一度被其所纏、所擾、所魔。多數情況下冒出不好的念頭時自己能覺察並抑制它，有時覺得好像已經把這個心給去掉了，可一有外界的干擾與刺激，又會不由得想入非非，甚至有一些不好的行為。而在當今的常人社會，這種外界的干擾與刺激又幾乎無處不在，無孔不入。自己有時會夢到在男女不分的廁所時，周圍非常的髒；也常常苦惱、懊悔，恨自己太不爭氣，有負師尊的慈悲救度。自己到底是誤在哪裏呢？

學習師父《洪吟》時，「慈悲看世界 方從迷中醒」一句深深的印在我腦中。我時常在想，我做到了嗎？我是在「慈悲看世界」嗎？現在常人社會流行什麼「回頭率」、「養眼」類的說法，雖然以前和同學在一起時我也覺的這些說法變異有點受不了，但並

去掉色心

沒有覺察到自己的想法裡潛在認同它的因素。不久前的一天，當我在向內找，苦思自己的色心不去到底誤在哪時，突然覺察，自己每次對色心的抑制，只停留在最表面，而不是當那個念頭一冒出就察覺到就抑制它。說的具體點，比如看到誰覺得此人長的好看、漂亮或是有氣質，沒有發覺這種念頭是色心的表現，只是去抑制在此念頭之上產生的更不淨的念頭和想法（保留一部份，抑制一部份）。

由於加強學法，當「忍不住」想多看幾眼時，我就想起師父經文《修者忌》中講的：「執著於色，則與惡者無別，口唸經文賊眼相看，與道甚遠，此乃邪惡常人。」我暗暗心驚：自己看人時，心思停留在色的觀念上了，還樂在其中，這如何能徹底去掉色心呢？

通過學法，我進一步認識到要走出色心的困擾，一定要修去這類念頭。《轉法輪》「第六講」中講：「欲和色這些東西都是屬於人的執著心，這些東西都應該

去。」是啊，我老是看誰長得好誰長得不好，那不都是出自於情嗎？那不都得修去嗎？這時才發現，以前學法學到這段，不夠入心，抱著「慢慢來吧、我還沒有修到這一步吧」的想法，實質上是不願放下常人觀念、為自己開脫。自己不願提高上來，不願意修去不好的心，就是不精進，對自己不負責。

就在真正認識這個問題後不久的前幾天晚上，我突然夢到在自己的一個擺滿了書架的大房間裡，書架上放滿了書，可怕的是所有的書都是色情的東西和中共欺騙民眾的書，我大吃一驚，怎麼辦？燒掉它們，隨即想到發正念清除。這時，有一些書要逃跑。我馬上想：不能讓它們跑到別處去害人，便大喝：「休想跑！」瞬間，所有那些不好的東西都被清除掉消失了。自那之後，明顯的感覺到那種不淨的念頭淡的幾乎不存在了，更不會再胡思亂想了。

誰學大法誰受益

文／大法新學員

我是新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五十八歲。我學法煉功前，平時稍一動作，就感到心房振顫不已，心臟跳動毫無規律、心臟供血不足，心臟缺血性休克，動不動就暈倒。醫院曾確診為竇性心臟病、心臟早

搏等等。二零零五年七月，因病情再次發作去市中心醫院急救，經心臟彩超顯示確診為左心臟動脈堵塞1.76厘米，專家讓我做心臟搭橋手術治療。由於家境貧寒，拿不起昂貴的手術費，與醫生商量做保守治療。回到家後，全家人得知我的診斷，不知如何是好，只感到天將塌下來一樣。

就在我走投無路的時候，有個學大法的朋友來家辦事，得知我病的消息，他告訴我：你就在心中默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你的病很快就好，你念

吧！之後他多次來我家送真相資料讓我看，從此我學到了任何書本都學不到的知識。漸漸的我原本沉重的身體越來越覺得輕飄飄了，心臟不哆嗦了，胸也不悶了。就這樣，我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健康。心情的爽快使我真正體驗了無病一身輕的喜悅。

之後，我開始看《轉法輪》和《精進要旨》，學煉五套功法，按大法弟子告訴的方法和時間發正念。我學煉法輪功不到一個月，就感到身體裡有法輪在轉，那個感覺真好，真是美妙極了。從此，我處處按

照大法的要求做，我的思想觀念不斷在學法煉功過程中逐漸昇華。

在二零零八年六月份的一次體檢中，心電圖反映出我的心臟正常。我告訴體檢醫生，原來我有心梗的，醫生看著我二零零五年七月份的急救病歷證明，又進一步做了心臟彩超檢查對比，圖片出來顯示出，現在的心臟確實是完全正常的心臟。我立刻感到一片烏雲被驅散的感覺，並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家人。1.76厘米的心臟主動脈血栓不做任何手術，竟不翼而飛了。

◎文 / 豐子愷

人生的三層樓

我以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層：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學術文藝。靈魂生活就是宗教。

"人生"就是這樣一個三層樓。懶得(或無力)走樓梯的，就住在第一層，即把物質生活弄的很

好，錦衣肉食、尊榮富貴、孝子慈孫，這樣就滿足了。這也是一種人生觀。抱這樣的人生觀的人，在世間佔大多數。

其次，高興(或有力)走樓梯的，就爬上二層樓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這裡頭。這是專心學術文藝的人。

這樣的人，在世間也很多，即所謂"知識份子"、"學者"、"藝術家"。

還有一種人，"人生欲"很強，腳力大，對二層樓還不滿足，就再走樓梯，爬上三層樓去。這就是宗教徒了。他們做人很認真，滿足了"物質欲"還不夠，滿足了"精神欲

"還不夠，必須探求人生的究竟。他們以為財產子孫都是身外之物，學術文藝都是暫時的美景，連自己的身體都是虛幻的存在。他們不肯做本能的奴隸，必須追究靈魂的來源，宇宙的根本，這才能滿足他們的"人生欲"。這就是宗教徒。



【讀古詩 品人生】

九日藍田會飲

◎杜甫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
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
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
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語譯】

年紀大了的人對秋天特別的傷感，現在只好勉強寬慰自己，打起興致來與各位盡情歡樂。吹落的帽子重新戴在又短又少的頭髮上，讓我有些難以為情，只好腼腆地笑著，請求旁邊的人幫忙把帽子戴正。藍溪的水，是遙遠的千百條澗水匯聚而成的，藍田山高聳入雲，同時也是兩座寒冷的山峰之一。不知道明年的這個聚會還有誰還會健在呢？趕快睜開

九日藍田會飲

醉眼把避邪祛災的茱萸仔細地端詳一番。

【品讀】

詩中吹帽典出《晉書·桓溫傳》。指晉人孟嘉擔任桓溫征西參軍，九月九日隨桓溫登龍山，當時僚佐都穿戎裝，剛好一陣大風吹起，將孟嘉的帽子吹落，可是孟嘉沒有感覺到。等孟嘉去如廁的時候，桓溫便命人作文嘲笑他，並放在他的椅子上。孟嘉回來看到之後，立即作文響應，據說文情并茂，因此「孟嘉落帽」便成為文壇佳話，可惜這篇文章沒有流傳下來。

據記載，這首詩是詩人四十七歲擔任華州司功參軍時，到藍田崔氏家參與重陽節聚會所

作的感懷詩。通篇充滿了對年華老去的悲怆之意，其實四十七歲還正是春秋鼎盛之時，應對未來尚有期待，於理不應該有老去的感覺，除非是歷經滄桑，度日如年才會如此嗟歎。就詩的寫作技巧來說，自然是無懈可擊，而且用「落帽」的典故符合詩人參軍的經歷，因此不會覺得突兀，但卻把原來的意思作了一個反轉，手法高超讓人佩服。

詩中的每一聯都與「老去悲秋」的主題相呼應，也是難得一見的作法。艱難曲折的坎坷生活讓詩人對自己的未來不再具有信心，「明年此會知誰健？」讀來令人不勝唏噓。其實詩人是在十二年後才過世的，也還是一段不算短的人生旅程，假如天天煩

惱生命何時結束？那麼大概也就沒有什麼作爲了，只能在老病窮困中過其餘生了。相對於孔子在相同年齡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的豪氣與「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精神相比，相差真是不可以道里計。以杜甫的才華來說，他可以活得不知老之將至，他在詩歌的創作上成就卓越，但是在人生際遇上的處理卻乏善可陳，因此痛苦地生活在顛沛流離之中，直到生命的結束，令人惋惜。

據說孟嘉還在江州武昌的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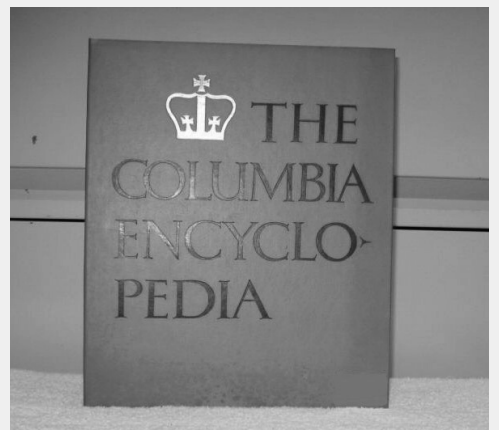
候，豫章太守褚裒久聞其名，當他回家經過武昌時，特地去問庾亮：「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亮說：「試自求之。」於是褚裒左右看了很久，指著孟嘉說：「此君小異，得無是乎？」果然被他找出來了，當時被傳為佳話，一則稱讚褚裒識人的高明，同時也替孟嘉被賞識而高興。能識人與被人賞識都是值得高興的事，但是識人的人要有心，才能從細微的差異中發掘出真人才，被人賞識的人要有真才實學，成之於內，形之於外，如此一來才能「相賞莫相違」。

1955年諾貝爾化學獎錯發？

中央電視台誣蔑法輪功創始人更改生日、稱自己是「釋迦牟尼轉世」，但實際情況是文革中政府把生日寫錯了，後來把錯的改回來而已。

為了配合「生日問題」的造謠，《人民日報》1999年7月29日第一版報導，現年80歲的老人潘玉芳聲稱1952年為李洪志先生接生（實際上李洪志先生是出生於1951年），並對47~48年前的一件日常往事「記憶猶新」，記得當時的日期。為了進一步詆毀李洪志先生，為了證明老人記憶確鑿，報導中還稱，當時還注射了「催產素」。

然而，催產素應用於臨床，是1953年以後的事。不知這位老人1952年採用什麼先進技術製造的催產素？根據《哥倫比亞百科全書》(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Fifth Edition, Copyright 1993,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記載，科學家於1953年發現了催產素的分子結構，同年，在實驗室成功地合成了催產素。首次人工合成催產素的美國科學家Vincent du Vigneaud於1955年因此而獲諾貝爾化學獎。中共為了造假竟然可以讓催產素早發明一年！難道1955年諾貝爾化學獎該頒發給中國老人潘玉芳？！

古人廉儉美德故事四則

一、陸績的鬱林石

吳國的陸績，擔任鬱林太守時，十分廉儉。罷官後，他乘海船回家。船上沒有裝載任何寶貝及值錢的東西，就連一般人家的器物都很少。船太輕了，如果遇到大風就會翻船。不得已，就搬來一些大石頭壓船。回到老家後，家鄉父老鄉親，無不為之感歎。人們把這些壓船的大石頭，收集起來，作為一代廉吏的紀念物，大家都叫它為「鬱林石」。

(出自《傳載》)

二、齊明帝的竹筷子

齊明帝吃飯時曾經用竹筷，

對衛尉應昭光說：「你知道我用竹筷的用意嗎？」應昭光回答說：「過去夏禹穿著破爛衣服，還有人散佈流言說：「夏禹王拿著象牙筷，豢養動物。這是古代先哲留下的教訓。現在您聖明樸素，有古人遺風。太平盛世，用竹筷子最好。」

(出自《談菽》)

三、唐玄宗話惜福

唐肅宗做太子時，曾經侍奉他的父皇唐玄宗吃飯，在給皇帝準備的御膳中，有熟食羊前肢。皇帝示意太子去切割。太子割完了，手上還沾有許多油漬、肉渣兒，就拿餅給擦乾淨了。皇上一

直觀察他，有些不高興。太子就連餅與油漬一起都吃了。皇上很高興，對太子說：「對於福氣，就該如此珍惜！」

(出自《柳氏史》)

四、肅宗穿舊衣

韓擇木在奏折中，誇獎唐肅宗的節儉，說：「陛下的女樂歌妓，沒有華麗奢侈的服飾；飲食中，也沒有美味珍饈。」肅宗這時就伸出自己的袖子，讓大家看，並說：「我自己穿的衣服，都洗過多次了，也是舊的。」

一樁神奇的報應

以前，長州有個秀才名叫馬士麟，自小隨從父親在北樓讀書，閣樓窗外不遠處，是賣菊花的王老頭的露台。

一天早上馬士麟起得早，靠在閣樓窗前，張望四周景色。這時天剛微微亮，他見王老頭在露台澆完菊花，正要下露台去。這時有個挑糞的，想要上台幫王老頭澆花。王老頭推辭說不用。而挑糞的卻執意要上去，於是兩人便互相推讓起來。由於天剛下過雨，台坡有些打滑，王老頭用手推挑糞人的時候，挑糞人一不小心滑倒了，滾下露台摔死了。這一下，可把王老頭嚇壞了。無意中把人家推倒這可怎麼辦啊？他嚇得不敢做聲，悄悄開了後門，拖著死者把他放到一個河邊，再把那擔糞桶放到屍體的旁邊。然後悄悄回去，關上家門，躺下來，裝著沒發生什麼事的樣子睡下了。

馬士麟那時候剛十二歲，年齡雖小，但他對這事的全過程，卻看得清清楚楚。想著這事人命關天，不敢亂說，就關上了窗戶，裝作沒看見。天漸漸亮起來了，只聽得外面到處在傳：「河

邊死了人！」裡保已經報了官。等到中午時，武進縣的知縣已經到了，檢查了一番說：「屍體沒有傷痕，應該是不小心失足跌死的。」於是官府就命人把屍體入棺加封，出告示找尋死者的親人，掩埋了事。

事隔九年，現在，馬士麟已經二十一歲了，入學做了生員。馬士麟早起溫習經書，他打開窗戶，見遠遠的巷口，有人挑著一擔桶，徐徐而來。仔細一看，正是當年死去的那個挑糞人。馬士麟大驚，以為他是來報王老頭的仇。過了一會兒，只見那個挑糞人走過了王老頭家門，並沒有進去；而是進了一個李家的大門。這個李家頗為富有，也算是近鄰，與王老頭家是對面。馬士麟覺得很疑惑，於是跟隨其後。跟到了李家門前，得知李家的娘子已經生下個公子了。馬士麟意識到一定是挑糞人來托生的。但奇怪：李家那麼富有，挑糞人是哪裏修來這樣的福氣呢？自此以後，馬士麟就特別留意李家小孩的一言一行。

又過了七年，李家的兒子漸漸長大了，他不喜歡讀書，而喜

歡養鳥之類。而王老頭已經八十多歲了，依然和以前一樣健康。有一天，馬士麟又起早在窗邊四望。見王老頭正在露台澆菊花，李家的兒子也在自家露台上放鴿子。忽然有十多隻鴿子，飛到王老頭的花台欄杆上去了，李家小孩急了，尋了些石子，朝鴿子扔去，不料石子卻打中了王老頭。老頭被嚇了一大跳，一失神，沒站穩，從露台上滑了下去，過了一陣還不見起來，兩腿已經僵直了。小孩見到這個場面，嚇得個半死，不敢作聲，偷偷的關起窗戶回家了。天漸漸亮起來，王老頭的子孫見他還沒進來，就出房門來找，見王老頭失足摔死在露台下面。都非常難過，大哭一場，然後，把他安葬了。

後來馬士麟把這件事的前因後果，向幾個朋友講了出來。一個挑糞人，一個王老頭，他們之間的因果報應，是這麼的巧合，真算是天理公平了。而他們兩個當事人，卻都不知情。只有這個姓馬的外人，見證了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可見天下事，吉凶禍福都有來因。而且這些報應，都是對等、均衡的，沒有絲毫的差錯。只可惜那無窮無盡的報應，都缺少個像馬士麟這樣的明眼旁觀者，來從中見證罷了。

神祐孝婦

清代名臣紀曉嵐，曾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有個討飯行乞的婦女，她對婆婆特別孝順。有一次，她自己餓的跌倒在路旁，但她手裡討來的一碗飯卻捧的緊緊不肯撒手。她嘴裡還不停的叨念說：「婆婆還沒吃飯呢！」

有人關切的過來幫助她，並詢問她一些情況。這位討飯的婦女說，當初她隨婆婆出來討飯，只是謹慎的跟隨在婆婆身後，聽從指揮而已。

有一天晚上，她和婆婆蜷縮在一座古廟的廊下過夜。半夜裡，她聽見殿堂之上有人厲聲吼道：你這混蛋！為什麼不避開那位往田裡送飯的孝

婦？害的她受了陰氣，發冷發熱，頭昏腦脹！

就聽另一個聲音辯解說：當時我手裡拿著緊急檄文，慌裡慌張地沒看清是誰。

又聽前一位的聲音更加火冒三丈，罵道：混蛋！凡是忠臣孝子，頭頂上都有幾尺神光照耀，難道你是瞎子，沒看見嗎？接著聽到一頓鞭打聲和呼號聲，這樣鬧了好久才平靜下來。

第二天，婆媳倆來到村裡，果然聽說有位農婦往田裡送飯的時候被旋風所襲，現在還頭痛不止。當人們談論起那位農婦時，都交口稱讚她的賢淑與孝道。這位討飯的婦女為此深受感動，從那以後，侍奉婆婆唯恐有不週到的地方。

孝道是人倫的基礎之一，是神佛非常看重的。凡有大志者，皆應在貞、孝這兩方面做好。(資料來源：《閱微草堂筆記》)



高蓉蓉被虐殺三年多 家人仍遭監控

【明慧週報訊】二零零八年八月中旬，在鄰居的要求下，遼寧省瀋陽市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高蓉蓉的母親，從北京趕回瀋陽修房子，房子修好高母要返回北京時，七十六歲的老人卻不能通過瀋陽火車、長途大客車的「奧運」檢查，被攔截在瀋陽。老人無法回到常年居住的北京。

奧運期間，遼寧的法輪功修煉者及「蟻民」（註：「蟻力神」案件的受害民眾）的身份證號，都被中共人員輸入電腦，所以在瀋陽的各交通運輸站出現了奇怪的一景，所有買進京票的人在出示身份證購票時，賣票人員高聲喊：「蟻力神和法輪功的不賣票。」即使有票在手，在上車之前，也要出示身份證通過「安全檢查」，檢查時每個人的身份證象刷銀行卡一樣被放在電腦上，如果被檢查的人是法輪功學員或「蟻民」，

電腦會顯示，安檢人員從而進行攔截。高母就是這樣攔截被而無法回北京。

高蓉蓉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六日被中共勞教所惡警殺離世後的一年多，高蓉蓉父母、姐姐到多個部門上訪，始終沒有答覆，各部門互相推諉。年近八十的高父承受不住這種悲慘的事實，身患重病，高母無力照顧病重的高父，老倆口只好去北京的女兒家，幾乎不回瀋陽。瀋陽高家所在地的派出所、六一零完全知道，卻還要將高蓉蓉家人的名字及相關信息存入電腦，以監控高蓉蓉家人。

高蓉蓉因堅定信仰「真、善、忍」法輪大法，二零零四年五月七日被勞教所警察電擊毀容，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二零零四年十月五日，在善良人士的救助下高蓉蓉脫離了非法監禁，從

醫院逃出。高蓉蓉二零零五年三月再遭中共當局綁架。直到高蓉蓉死亡之前，從瀋陽市張士勞教所、馬三家勞教所，到遼寧省司法廳、省勞教局等部門的人都統一口徑對其家人：「你們放心，法律會嚴懲兇手，你們不用再找了，回家等著吧，是上面沒結案，這次沒高蓉蓉什麼事。」高蓉蓉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六日被虐殺，年僅 37 歲。

中共人員對高蓉蓉家人也伸出迫害的黑手，株連九族的迫害連孩子都不放過。高蓉蓉姐姐的女兒在已得到加拿大使館的留學簽證，卻因被中共國安列入「黑名單」而無法出境。

望知情者提供更多高蓉蓉家人遭迫害的詳細情況，呼籲國際社會關注發生在中國的對法輪功學員及他們的親朋的迫害。



大圖：高蓉蓉被勞教所惡警電擊毀容

小圖：高蓉蓉生前照片

【明慧週報訊】王乃方是遼寧省撫順市清原縣城郊林場職工，2008年6月28日晚上10點半，清原鎮派出所出動十多個人，二輛車，以檢查農民工宿舍為名強行將王乃方的住所打開，非法抓捕了王乃方和他兒子。6月29日清原鎮派出所的警察王東將王乃方的腰椎間盤和右腿打傷，現在腰部痛、右腿行動不便。

7月9日在清原縣公安局，刑警隊惡警從下午一點開始，六個人用兩根電棍輪番電擊王乃方的胸部、嘴、兩大腿的內側、生殖器、兩臂、兩腋窩等處，一直電到晚上九點鐘，期間還多次用報紙捲成筒點著火對著鼻子、嘴熏，王乃方多次被噏的昏了過去，惡警用冷水再澆醒，還強行用高度白酒往王的嘴裡灌，造成了王乃方的肺部、氣管、喉嚨、呼吸道嚴重受傷，當時就呼吸困難、咳嗽、發不出聲音。

晚上惡警給王乃方帶上頭套，不讓他看到打他的人，晚上在場的有清原鎮派出所姓孫

撫順市王乃方遭酷刑折磨

（主使）的、姓侯和姓鄭的在記錄，姓侯的說：「我們對你下不了狠手，特請幾個高手來對付你。」王乃方曾多次讓他們摘下頭套，他們說：「不行！這樣對你好，讓你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王乃方警告打手們這樣刑訊逼供是犯法的，要承擔刑事責任的！打手們揚言說：「你這樣的打死你也白死，你告也沒人管，你愛上哪都行。」

王乃方被電擊得嘴合不上、兩嘴唇向外翻著，前胸和兩臂等處大面積皮膚焦糊，還有水泡，至今還有明顯痕跡。晚上十二點（零點）送回清原大沙溝看守所時，姓姜的警察還有同監室的人都看到了王乃方的傷勢。七月十一日王乃方曾向祁所長提出保外就醫，他說：「像你這樣的傷勢辦案單位是不會同意的，現在出去讓人看見（傷勢）影響不好，要保外就醫也得等傷好一些才行。」

王乃方高燒數日、十多天生活不能自理，連翻身都困難，至今右臂麻木、右手指無知覺、左手指麻木。

七旬退休女教師被綁架三月餘

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日，河北省邯鄲市叢台區和平派出所、辦事處、居委會惡黨全體人員出動，夥同叢台區國保大隊警察十幾人，象劫匪一樣包圍退休老教師侯巧珍的家，非法闖入屋裡，然後就像土匪一樣亂翻一氣，搶走侯巧珍老師付出一輩子辛勤節省下僅有的一萬多元血汗錢，以及電視機、DVD放映機、筆記本電腦和其它貴重物品，加起來價值將近三萬元。

這些中共惡黨人員把近七十歲的侯巧珍老人劫持到和平派出所，當天下午不顧老人的身體狀況強行抬出，劫持到第一看守所繼續非法關押。老人曾經在二零零零年被非法送石家莊勞教迫害一年，骨瘦如柴，回來後身體一直體弱消瘦。

侯巧珍老人是一位多年教學的老教師，對學生認真負責，年輕時因教學緊張，勞累過度，就落下一身病，每月領到微薄的工資，不捨得吃，不捨得穿，經常大把大把的吃西藥，不管用就換成中藥。歲數大後病情加重，夏天穿著小棉襖，出虛汗，連聽到別人說話聲都心煩，熬藥的鍋也端不動。馬上就要熬到三十年工齡的全工資，因病不能教學，只好提前退休，多方醫治無效，練過各種氣功，太極拳，最後找到「法輪功」。

法輪功教人向善，按宇宙特性「真、善、忍」來要求自己，道德回升，不記前仇舊恨，完全為別人著想，侯巧珍老人修煉法輪功後，身心一下輕鬆，不再吃藥，和所有的醫藥告別，多年的疾病不翼而飛，身體恢復正常，不再去報銷藥費，給國家節省了醫藥費，給家庭帶來歡樂。

侯巧珍老師親身的見證了法輪功不是迷信，更

不是邪教，而是教人修心做好人，健身有奇效，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好功法。現代醫學的治療手段是有局限的，而法輪大法之內涵博大精深、玄妙無窮。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政治流氓集團，不顧其他中央領導們反對，扣上莫須有的罪名，開始打壓法輪功。侯巧珍老人想，這麼好使自己性命得救了的功法不讓煉了，如果不為法輪功說句真心話，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

二零零零年十月，老人就抱著一顆純善的心，向政府說明真相，告訴政府法輪功沒有錯。我們都是受益者，煉功後，多年疾病不翼而飛，身心健康，為國家節省了醫療費，給家庭帶來幸福。誰想到政府不但不解決問題，邯鄲市和平派出所還把這位對政府抱有希望、講自己親身體會的老教師非法關押，並送河北省石家莊勞教迫害一年。

老人辛辛苦苦為國家獻出了大半輩子，得病沒人管，煉法輪功做好人卻要被打壓，這種政府政策能是好的嗎？這種社會正常嗎？在石家莊勞教所，老人遭受非人的折磨，惡警掐她手指強行按手印，暴打，不讓睡覺，灌輸邪悟洗腦、強行轉化，老人身心遭受迫害，一直高燒不退，吃不下飯，身體漸漸消瘦，最後骨瘦如柴才被放回家。回家後還是不能吃飯，吃了就拉肚，身體還很虛弱消瘦。

就這樣惡黨人員還不放過，片警、居委會經常上門騷擾。九年來，老人只為堅持自己的信仰，只想做個善良的好人，在所謂的敏感日還被非法騷擾、非法拘留，同時還被勒索籌款、罰款，致使她生活都拮据。現今又被非法關押河北省邯鄲市第一看守所，不知她目前的身體狀況和精神情況如何。

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一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長林子勞教所四、五個警察，隨車將被摧殘的生命垂危的董連太，急匆匆送回其所屬的雙城市單城鎮。回家只八天時間，年僅四十五歲的董連太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九日晚六點四十分，在腹腔內高燒、疼痛難忍的情況下含冤離開人世，孩子只有十五歲。

在送回董連太之前，一個勞教所管教說：趕快放你回家，今天晚上怕你都活不過去。

董回家後腹腔內燒、整個五臟六腑及背部急劇疼痛，咳嗽吐出的不是痰，而是類似潰爛的肺葉狀物，氣味難聞。從董的症狀判斷：有可能被勞教所惡徒灌入或注射有毒物質發作而死亡。

董連太，男，雙城市單城鎮政久村農民，九五年修煉法輪功之前，身患黃膽性肝炎、腦昏迷、鼻出血等頑疾；煉功後都神奇消失，按真、善、忍修煉嚴格要求自己，樂於幫助別人，尤其是農活方面，有求必應，處處為

45 歲東北農民被勞教所迫害致死

別人著想，成為單城鎮遠近村的大好人。曾經兩次進京上訪說明真相，兩次被非法拘留、勞教。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晚七點左右，騎自行車往回趕路，董連太被單城鎮趙炮屯中共惡黨村頭何偉、村幹趙文華攔路拽住不放、惡毒舉報，遭到單城鎮派出所民警范子民及鎮政法書記陳超武非法抄家、綁架，被劫持至雙城市公安局刑訊逼供、致使其臉部受傷。邪黨人員在將他打昏的情況下，拽起他的手在寫好的假狀子「一百張法輪功傳單」上按上了手印，後將他投入到雙城市看守所。

七月七日，據稱從哈爾濱來的專門人員對董連太非法審訊。董連太義正詞嚴的說：我沒有犯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權利，我信仰法輪功是我個人的權利，我騎自行

車往回趕路被何偉攔路劫持，在這過程中連自行車都沒下，根本談不上擾亂社會治安。

審訊人聲稱：憑一百張法輪功傳單足以勞教兩年。董連太說：這手印是在把我打暈的情況下警察強行拽著我手按上的，我不承認，即使是我帶的，你看法輪功傳單上的內容了嗎？那是救人的，是告訴人們在劫難來臨時如何保性命。（因為貧窮，99年前當地許多農民沒錢看病而走入法輪功修煉者的行列，99年後有許多農民因惡黨政府迫害而嚇得不敢煉法輪功。）

審訊人員又說：國家不讓煉，你為什麼跟國家作對。董連太說：因為我身患多種疾病，沒錢治癒，我煉法輪功疾病不治而癒，身體健康了，而且按真、善、忍做好人，處處為別人著想，這沒有錯，警察非法抓捕、

毆打、關押才是錯。

隨後，雙城市公安局國保大隊非法把董連太劫持到萬家勞教所所謂的「集訓」十天後，關押到長林子勞教所。勞教所惡警使用暴力與酷刑逼迫董連太放棄修煉法輪大法，他們曾強迫他上老虎凳、插管灌芥末油、灌濃鹽水折磨。在一次灌鹽水時，董連太請求獄醫少放點鹽，他的胃和食管已經被鹽水刺激的無法承受了，獄醫不但沒少放，抓起一把鹽又放入灌的鹽水中，折磨的董連太加劇咳嗽，晝夜難眠，腹部、胸腔內高燒、昏迷。

短短的兩、三個月，不到八十天，董連太就被酷刑折磨致生命垂危，勞教所惡警怕他死在裡面，就急匆匆的用車把董連太送到鎮政府交給家人。在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一日，勞教所打來三次電話，第一次打電話說

讓在鎮開證明接人，第二次打電話告訴中秋節前將人送回，沒過一小時又來電話說把人已經給送回，當時把人送到單城鎮。僅八天，董連太含冤離世。

董連太被勞教所送回時以及後來幾天的症狀，與雙城市韓甸鎮法輪功學員柳權國在長林子勞教所被迫害致死前的症狀很相似，當時長林子勞教所惡警趙爽在釋放柳權國之前也說：你出去就得死。柳權國回來後咳嗽加劇，高燒不止、吐出的肺葉狀物氣味難聞，打針吃藥都無濟於事，沒多長時間含冤離世，年僅四十九歲。再追溯雙城大法學員岳保學、佟文成被長林子勞教所迫害致死時的情況，症狀大致相同。

由於董連太多次遭受邪黨惡徒的迫害，家庭生活很貧困，現在孤兒寡母將如何生活？破舊的房舍、籬笆圍成的院落，讓人擔心母女倆日後會不會餓肚子？

聯合國峰會 法輪功學員呼籲法辦元兇

九月二十五日，各國領導人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關於千年發展目標高級別會議。九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法輪功學員分別在聯合國和溫家寶下榻的沃道夫旅館前集會，告訴世人法輪功真相，希望前來參加會議的溫家寶及其隨行人員能珍惜這次機會，了解法輪功，立即制止中國國內還在加劇的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法辦「江澤民、羅幹、劉京、周永康」這些迫害法輪功的罪魁禍首。

從芝加哥來到紐約呼籲制止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美中法輪大法學會會長楊森說：「一九九九年七月以來，每當有中共高官到海外來，包括迫害法輪功的元兇江澤民，法輪功學員都會來傳達這

個信息。」

楊森認為，「很多中共高官都被包圍在謊言中，也不明真相。就像今天，中共組織上千歡迎團，喉舌媒體又拍到了溫家寶與他們握手的幾秒鐘，拿回國內就可以宣傳去了，而法輪功學員等示威人群他們不照。中共使中國百姓都生活在謊言中。」

楊森說，「從溫家寶二零零三年訪美到現在，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還在繼續，而且有更多的如活摘器官這樣令人髮指的事實浮出水面，溫家寶應該對此有所為。我也知道，在中共體制內，一些官員想為百姓做些事都很难，溫家寶恐怕也有苦衷，但我希望他能聽到我們的聲音，一個真正有良心的人看到法輪功學

員受到的迫害，應該知道怎麼辦。」

二十三日應邀出席聯合國一個討論會議的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前資深國會議員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也來聲援法輪功學員。喬高曾訪問中國並對中國問題深為瞭解，他亦是關於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獨立調查報告作者之一。

喬高表示，「雖然中共否認，但關於活摘器官的各方面證據一直在增加，最近已有五十三

個證據都能在我的網站查找到，包括最新證據——中共最近發行的一個英文 DVD，開始說國際社會根本沒有與取證中的中國醫生有過所謂對話，而在DVD後面的中國路（音）醫生承認他曾與國際調查員有過交談。這是中共不打自招。」

喬高對中國的毒奶和中共的造假早有親身感受。二零零二年他與一加拿大牛奶專家共同訪問中國，這位專家告訴他，中國人有非常多的在牛奶裡攪假的方法，譬如在牛奶中倒入白色的漆料。喬高說，「毒奶至少存在六年了，溫家寶這樣的中共高官做得的很有限。」

對於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和造假普遍這些現象，喬高認為，「中國人民有著悠久的傳統文化和美德，中共從在中國執政以來，一直破壞中國的傳統文化，造成了現在難以解決的種種社會問題。」

香港集會遊行 呼籲制止中共暴力

【明慧週報訊】九月二十日，香港法輪功學員舉行「制止中共暴力，法辦迫害兇手」集會大遊行，抗議中共當局在香港炮製針對法輪功的暴力襲擊與誣蔑構陷，並呼籲社會各界伸張正義良知，制止中共當局對法輪功的迫害，將迫害元兇及幕後操縱者繩之於法。

香港法輪功學員在中聯辦宣讀的聲明指出：中共當局一直脅迫港府誣蔑、壓制法輪功，製作「黑名單」強制遣返外地合法來港的法輪功學員。在北京奧運期間，中共當局更變本加厲，除了繼續在中國大陸大肆抓捕法輪功學員外，還在香港製造暴力攻擊事件。八月十一日，法輪功學員如常在中聯辦前門外和平抗議時，女學員劉惠卿嘗試用相機拍照，突然被一名女保安員用雨傘襲擊，打傷手部，事後對方不但不願道歉和解，反而誣告被



打。八月二十一日，數名法輪功學員在和平抗議時被中聯辦員工噴水濺濕，其中一名學員鄺森洽要拍照取證時，又被該員工出手打傷，相機損壞。

聲明說：如果任令一些部門繼續在中共壓力下助紂為虐，這就不單只是壓制人權法治，不單只是破壞所謂的「一國兩制」，不單只是香港的聲譽受損，更根本更嚴重的問題是任令邪惡囂張、正氣受壓，整個社會的正義良知被顛覆。自古以來，人類都相信善惡有報，多行

不義必自斃，一個良知泯滅的社會將給自己帶來多麼嚴重的後果，歷史上早有先例。我們絕不希望由於港府當局的過失而給香港及港人帶來不可彌補的損害。我們懇切呼籲港府當局擇善而行，切勿淪為中共的幫兇。

聲明說：只有解體中共惡黨，才能解救整個國家民族的危機，才能復興燦爛輝煌的中華神傳文化，才能使中國人民走向光明的未來，當中包括那些被中共邪惡黨捆綁而良知尚存的眾多黨徒。

澳洲圖文巴花節大遊行 法輪功獲獎

全澳洲一年一度的鮮花大遊行九月二十日再度於昆士蘭的圖文巴市中心隆重登場，象徵著當地春天的到來。當地法輪功學員自一九九九年起，年年受邀參加該遊行，今年更獲遊行隊伍第三名的榮譽。

今年參加遊行的團體比往年的規模更為龐大，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居民及遊客們前來觀賞，昆省總督和當地政要也出席觀禮。法輪大法的隊伍陣容龐大，由氣勢磅礴的悉尼天國樂團領隊，緊接著的是使上億人身心受益的《轉法輪》書模型和法輪功五套功法的展示。此外，還有展現中

華五千年文化的仙女隊、腰鼓隊和唐裝隊等。

在行進的過程中，主辦單位共八次透過廣播喇叭向民眾介紹了法輪大法。在頒獎儀式上，法輪大法的隊伍被授予第三名的榮譽，頒獎者並邀請法輪功學員明年再來參加慶祝六十週年的盛大遊行活動。

法輪功學員艾瑪凱特（Emma-Kate Knezevic）說，「我參加花節大遊行是希望將法輪大法的美好展示給民眾，我很榮幸能和其他幾位西方法輪功學員一同穿上中國服飾參加遊行，感覺非常美好。觀眾的反響十分熱烈，許

多人在看到我們的隊伍時大聲驚呼，鼓掌，並對我們微笑。」

艾瑪凱特表示，法輪大法使她的身心受益良多，「我比從前更加健康，充滿活力，尤其是我對人生的看法有了許多改變，現在我以真善忍的原則對待他人，我也戒掉了喝酒的習慣。」

遊行在皇后公園（Queens Park）結束後，法輪功學員們便在公園內繼續為民眾示範功法，介紹法輪大法。許多人前來和法輪功學員們合影，並期待明年能再觀賞如此美好的遊行團體。

瑞典藝術家為神韻義演 讚賞純善純美藝術

九月二十日下午六點，瑞典著名藝術家山姆·帕理斯（Sam Paris）率領他的合唱團在首都斯德哥爾摩南城的古老木製大教堂（Allhelgona Kyrkan）為神韻藝術團舉行義演。

山姆·帕理斯（Sam Paris）出生在巴西，在美國長大，母親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在過去二十多年的表演生涯中，他曾在紐約和巴黎等地與多個知名歌舞團同場演出。唱歌和藝術成了他尋找人生真諦的路。今年四月他觀看了美國神韻藝術團來瑞典的演出後，心靈受到了極大的震撼。

他說：「神韻好像是帶我神遊了天國世界，感覺就像在沙漠裡喝了一杯滋潤的清水。聽著中文的歌曲、融入中國古典舞的韻姿，被大唐鼓更的雄壯震撼……那是生命在另外空間的體驗，永遠也不會忘記！」



當時他高興的甚至有點手舞足蹈：「我感覺好像是在宇宙的大海裡游泳，潛往宇宙深處，我知道我願意潛到多深就能潛多深，然後再游回來。但我並不想從宇宙的大海裡上來！我就想在那裏，就像一隻海豚那樣，自由自在的在無限中暢遊，因為，那裏是我曾經呆過的地方！當我生命即將結束時，我可以滿滿足足的說，噢，我已經見到她了！」

山姆·帕理斯（Sam Paris）只是在街上偶然接到了一張介紹神韻的傳單，就這樣他和神韻結

了緣，他說那是一種神緣。儘管他從未到過中國，也沒有中國朋友，又不懂中文，但他和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化似乎有著很深的淵源。中文的歌聲對他一直就有喚醒記憶的神秘感覺。他無法解釋這種靈魂震撼的原因，所以只好解釋說自己可能曾是中國人，只是在烤箱多呆了一會，就這樣，被烤成了巧克力色的膚色！

當天的義演非常成功，山姆·帕理斯（Sam Paris）要將義演的收入捐獻給神韻藝術團，以表達他對神韻的支持和感謝。他和他的樂隊、合唱團以及所有的觀眾對明年的神韻演出都表示出極大的興趣。山姆希望世界上每個角落的人都能有幸欣賞到神韻那純善、純美的真正中國傳統文化。他說：「這是送給整個世界的最珍貴的禮物。」

五十位紐約州議員 要求甘肅當局釋放秦世珍

甘肅省法輪功學員秦世珍被中共警察非法關押在「蘭州市法制培訓學校」強制洗腦的遭遇，在媒體的廣泛報導後，引起了紐約民眾的關注。美國紐約州五十位參、眾議員分別親自給甘肅省委書記、省長寫信，要求釋放秦世珍，發給她護照，讓她和美國的女兒李宏元團聚。

六十七歲的法輪大法弟子秦世珍是一位退休副教授，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被原工作單位和蘭州市公安局警察挾持到所謂的「蘭州市法制培訓學校」，至今她身在美國紐約州的女兒李宏元和她聯繫不上。

這個所謂的法制學校，是在蘭州市七里河區龔家坪北路一百三十六號的一個舊倉庫，六年多來迫害致死、致殘法輪功學員多人。甘肅省豫劇團四十八歲琵琶演奏師劉植芳被關禁閉、吊銬，於二零零五年七月底被迫害致死。

秦世珍五月二十四日被挾持到龔家灣洗腦班，被非法關押期間她的血壓高到一百九十。她的女兒李宏元和其他海外法輪功學員獲悉後，積極展開營救活動。紐約州的電視、報紙等媒體對此做了報導。

「法輪大法好」響徹 台灣中山大學演藝廳

台灣中山大學新一屆學生入學活動—社團聯展晚會，在「法輪大法社」演出結束時的一幕，近千名觀眾席裡掌聲雷動，呼喊聲彼此此起彼伏，「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大幕拉開，一片金黃，台下一陣陣熱烈鼓掌，穿著印有「FALUN DAFA」、「法輪大法」字樣鮮黃色衣衫的五位法輪功學員演著法輪功五套功法，與後面拉出的「法輪大法」字樣的三米金黃橫幅，在舞台燈光下形成一條寬大金光帶，放射著光芒。穿著唐裝的兩位主持人走上舞台，隨之而來是兩位仙女裝束的女子飄逸出場，台下傳出一陣驚嘆。

「你最近神清氣爽，神采奕奕，是吃了什麼秘方？」一位主持人問，「可不是什麼秘方，是我最近學了法輪功！……這是公開傳功、完全免費的功法喔。法輪功教導我做人的道理，讓我的心靈平靜，加上煉功，所以現在我的身心都健康多了！」另一位主持人答道。

「法輪功現在已經洪傳全世界超過八十多個國家，有一億多人學煉囉！在台灣目前保守估計也已經有五十多萬人在修煉。在全世界得到了二千三百多項褒獎，神奇的功效備受各界讚揚和肯定。」

隨後，舞台上燈光漸暗，一段深沉的音樂響起，一陣警車聲呼嘯而來，「這裡有煉法輪功的！」兩名黑衣惡警氣沖沖的走

近這母女倆，提起手上的棍子向母女倆揮去，「不許煉！」小女孩嚇得緊抓著媽媽不放，只見媽媽被連拖帶拉的抓走，「媽媽、媽媽！」小女孩哭喊著……

主持人走上舞台，介紹了法輪功在中國大陸遭受的殘酷迫害：「很多法輪功學員都被施加酷刑，這種酷刑有上百種，像是鞭打、電擊、火燒、竹籤插指、性虐待、打毒針等。現在能統計出名字、居住地，被迫害致死的有三千多人。還有數百萬人受到牽連，無家可歸、家庭破碎、流離失所、失業而失去經濟來源。……最可怕的是前年傳出了更駭人聽聞的事件，就是中共結合了醫院體系，將法輪功學員的器官拿來販賣圖利，在法輪功學員還活著的時候，就摘取器官，然後焚屍滅跡。」

「那我們有辦法阻止在中國發生的迫害嗎？」主持人問。

「有！只要每一個人把這件事認真當回事，不要冷漠對待，不要認為事不關己。把這件事情告訴你周圍的每一個人。這是最基本的要做到的。……另外，國際上成立了一些反迫害的調查團，爭取世人的支持。……當你碰到他們時，主動去支持他們，就是為制止這場迫害盡一份力。」

在近千人的演藝廳裡，爆出一陣熱烈鼓掌，幾個學生社團帶頭喊了起來，「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此起彼伏。